

陈邦炎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唐人绝句鉴赏集

样初



41

- 陈邦炎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

I207.22

30

唐人绝句鉴赏集

唐人绝句鉴赏集

陈 邦 炎 著

责任编辑：解正德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8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字数：163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90年8月太原第2次印刷

印数：90 00册

ISBN 7—5378—0049—9 / I·47

定价：3.50元

题 言

绝句这一名称初见于六朝，当时也称断句或短句，在《南史》的《宋文帝诸子·晋熙王昶传》、《齐高帝诸子·武陵昭王晔传》、《梁简文帝纪》、《梁元帝纪》、《梁宗室·临川靖惠王宏传》、《张彪传》中已分别有“为断句”、“作短句诗”、“绝句五篇”、“制诗四绝”、“为诗一绝”的记载。南陈徐陵编纂的《玉台新咏》中更为五言四句诗歌别立一卷，其中明白以“绝句”标题的有《古绝句四首》、《吴均杂绝句四首》。这一体制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以短小精粹见长，全篇只四句，就格律而言，分古绝、拗绝、律绝三类，就字数而言，有五言绝、六言绝、七言绝三种，而六朝以后最常见的是五、七言律绝。

一首律诗是八句四联，通常首尾两联不用对仗，中间两联用对仗。绝句的篇幅正是律诗的一半。一首前两句或后两句用对仗的律绝像是律诗的后两联或前两联，一首全用对仗或全不用对仗的律绝又像是律诗的中间两联或首尾两联。因此，有人认为，绝句就是截自律诗的意思。范梈说：“绝句者，截句也，或前对，或后对，或前后皆对，或前后皆不对，总是截律之四句。”（《杜诗详注》卷一《赠李白》诗后引）徐师曾也说：“绝之为言截也，即律诗而截之也。”（《文体明辨序说》）施补华在《岷佣说诗》中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但是，这一定义并不妥当。胡应麟已指出其“恐不足凭”（《诗薮》）。就绝句形成的历史而言，它不是后律诗而有，更不是由律诗而来。我国古典诗歌，从《诗经》、楚辞到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古

诗、乐府，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四言诗到三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诗，在唐以前已经呈现众水争流、万木竞秀的局面。绝句这一诗体正是发源于这条汪洋浩荡的河流中，植根于这块广阔肥沃的土壤上。它和律诗是水流异派、花发异株，而不是附生在律诗之上的。它的根源可上溯到汉、魏，甚或更早。许多诗论家认为，绝句由古乐府演化而来。徐师曾在为绝句下上述定义的同时不无矛盾地说：“绝句诗源于乐府，……下及六代，述作渐繁。”王世懋也说：“绝句之源，出于乐府。”（《艺圃撷余》）近人沈祖棻更举《逸周书》中的《周祝》篇为“七言绝句的始祖”（《唐人七绝诗浅释·引言》）。胡应麟则认为：“五、七言绝句，盖五言短古、七言短歌之变也。五言短古杂见汉、魏诗中，不可胜数，唐人绝体实所从来。七言短歌始于《垓下》，梁、陈以降，作者垒然。第四句之中二韵互叶，转换既迫，音调未舒。至唐诸子，一变而律吕铿锵，句格稳顺，语半于近体而意味深长过之，节促于歌行而咏叹悠永倍之，遂为百代不易之体。”（《诗薮》）

实则，在唐以前，“律吕铿锵、句格稳顺”的绝句已有出现。例如晋杂曲歌辞《长干曲》：

逆流故相邀，菱舟不怕摇。
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潮。

又如隋无名氏作《送别诗》：

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
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这已经合乎律绝的平仄格式了。当然，绝句的成熟、定型和它的大

量写作，则是入唐以后的事，而唐人在绝句方面的造诣之高、成就之大，也是人所公认的。杨慎就曾说：“欲求《风》、《雅》之仿佛者，莫如绝句。唐人之所偏长独至，而后人力追莫嗣者也。”（《升庵全集》卷二《唐绝增奇序》）王士禛称“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并认为，绝句也是“唐三百年之乐府”，因为“考之开元、天宝已来，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唐人万首绝句选序》）。沈德潜也曾说：“绝句，唐乐府也。篇止四语，而倚声为歌，能使听者低徊不倦。旗亭伎女犹能赏之，非以扬音抗节有出于天籁者乎？”（《说诗晬语》）正由于绝句的篇幅短小，语言浅显，较少用典，而其佳作又都节短韵长，语浅意深，风神绵邈，饶有唱叹之妙，与古诗、律诗相对而言，较易得到人的共赏，因而在唐代曾广泛传唱于民间，有较大的群众性，在当今和今后也是易于为人接受的诗歌形式之一。这正是这本集子之所以以唐人绝句为鉴赏对象的原因。

本集共收长短文四十六篇，或一篇写一位作家的一首作品，或一篇写同一作家的多首作品，间或一篇合写两位作家的两首作品，共写作家三十四人，作品一百十七首，如果加上文中旁及的作家、作品，这两个数字还要增加一些。至于篇目的选定，则尽可能包罗前人所推重的足以代表唐代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作家，以及大致可以代表他们的篇什，同时也兼顾到唐人绝句的常见题材，如边塞、宫怨、闺思、羁愁、赠别、寄远、怀人、忆旧、悼亡、感时、咏史、吊古、纪行、览胜、写景、咏物，等等。但是，作为一个绝句的黄金时代，唐代二百九十年间，名家辈出，佳作如林；这本容量不大的《鉴赏集》只不过尝鼎一脔，窥豹一斑。当然，从一脔也未尝不可以推知全鼎，从一斑也未尝不可以想见全豹。

在这本集子的卷末，收《试论杜甫绝句的得失》一文作为附录。这是考虑到：介绍唐诗，不应当遗漏杜甫这样一位大家，而杜

甫的绝句却异径别开，独树一帜，有必要比较全面地分析其得失所在。另一个考虑是：此文就绝句的特点和它的写作，以及对这一特定的文学形式的审美要求和鉴赏尺度，有所阐述，在阅读这本《鉴赏集》时，或也可资参照。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陈邦炎

目 录

题 言	(1)
杜审言的《渡湘江》与宋之问的《渡汉江》	(1)
王勃的《山中》与《羁春》	(6)
王勃《江亭夜月送别二首》	(10)
张说的“巴陵之什”	(14)
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与《出塞》	(17)
孟浩然《宿建德江》	(24)
王昌龄的边塞绝句	(28)
王昌龄的两首宫怨绝句	(35)
王维的五言绝句	(41)
王维《竹里馆》	(47)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与高适的《别董大》	(50)
王维《山中送别》	(54)
李白的览胜纪行绝句	(57)
李白的两首赠别送行绝句	(62)
李白《劳劳亭》	(65)
李白《长门怨二首》	(68)
金昌绪《春怨》	(72)

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75)
刘长卿的两首送别绝句.....	(78)
岑参的《碛中作》与《过磧》.....	(81)
刘方平《春怨》.....	(85)
贾至《春思二首》之一.....	(88)
张继《枫桥夜泊》.....	(91)
韦应物《秋夜寄邱员外》.....	(96)
韦应物《寒食寄京师诸弟》.....	(99)
李益的边塞绝句.....	(102)
李益《上汝州郡楼》.....	(111)
李益《江南曲》.....	(115)
张籍《凉州词三首》.....	(118)
张仲素的闺怨绝句.....	(123)
刘禹锡《金陵五题》.....	(129)
刘禹锡《秋风引》.....	(136)
白居易的《招东邻》与《问刘十九》.....	(139)
白居易的《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与元稹的《梁州梦》.....	(143)
柳宗元《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147)
元稹的忆旧、悼亡绝句.....	(150)
张祜的宫怨绝句.....	(157)
刘采春歌唱的《啰唖曲》.....	(162)
朱庆馀《宫词》.....	(166)
许浑的一首托讽诗.....	(168)
杜牧在黄州写的几首绝句.....	(171)
杜牧的《题桃花夫人庙》与《金谷园》.....	(178)
李商隐的两首寄内、悼亡绝句.....	(183)
陆龟蒙《白莲》.....	(188)

韩偓《香奁集》中咏寒食、秋千的绝句	(192)
宫人自写的宫怨诗	(197)
附录 试论杜甫绝句的得失	(200)

杜审言的《渡湘江》与 宋之问的《渡汉江》

胡应麟在《诗薮·内编》中指出，初唐七言绝句“初变梁、陈，音律未谐，韵度尚乏。惟杜审言《渡湘江》、《赠苏馆》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在胡所举的这两首诗中，以《渡湘江》更为可取。诗如下：

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

在初唐诗人中，杜审言（字必简，约六四五——七〇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他在中宗神龙初年曾被流放到南方极为偏远的峰州（治所在今越南河西省山西西北），上面这首诗当是他在这次流放途中所写。这是一首即景抒情之作。诗人在渡湘江南下时，正值春临大地，花鸟迎人，看到江水滔滔，朝着与他行进的相反方向流去，不禁对照自己的遭遇，追思昔游，怀念京国，悲思愁绪，涌集心头，写成了这首诗。

诗的首句“迟日园林悲昔游”，是因眼前的春光回忆起往昔的春游。当年，春日迟迟，园林如绣，游目骋怀，该是心旷神怡的。而这里追叙“昔游”时却用了一个“悲”字。这个悲，是今天的悲，是从

今天的悲追溯昔日的乐;而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想起当时的游乐,就更觉得当前处境之可悲。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这一句诗是用现在的情移过去的境,为昔日的欢乐游赏注入了今天的悲伤情绪。

诗的第二句“今春花鸟作边愁”,是从昔游的回忆写到今春的边愁。一般说来,鸟语花香是令人欢乐的景物;可是,这些景物却使诗人更想起自己正在流放去边疆的途中。鸟语也好,花香也好,在诗人心目中只构成了远去边疆的哀愁。这一句诗是以心中的情移眼前的境,为眼前的美好春光涂上了心中的愁苦色彩。诗人缘情写景,因而景随情迁。如果就艺术手法来说,以“花鸟”与“边愁”形成对比,是从反面衬托“边愁”。王夫之在《诗译》中曾举《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两句为“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的例子。杜审言的这句诗,也正是“以乐景写哀”从而使所要表达的“边愁”显得更强烈、更突出。与杜审言的这句诗相近似的有杜甫《春望》诗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联。司马光的《续诗话》评这一联诗说:“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其以花鸟可娱之物来写“感时”、“恨别”之情,采用的也是反衬法。

诗的第三句“独怜京国人南窜”,是整首诗的中心,起承上启下、绾合全篇的作用。上两句,忆昔游而愁,见花鸟成悲,以及下一句为江水北流而感叹,都因为诗人远离京国,正在南窜途中。上下三句都是围绕着这一句,从这一句生发的。但这一句还没点到《渡湘江》这个题目。最后一句“不似湘江水北流”才提到湘江,点破诗题。而以“水北流”对比“人南窜”,也是用反衬手法来加强诗的中心内容。

这首诗,通篇运用反衬、对比的手法。诗的前两句是今与昔的衬比,哀与乐的衬比,以昔日对照今春,以园游对照边愁;诗的后两

句是人与物的衬比，南与北的衬比，以京国逐客对照湘江逝水，以斯人南窜对照江水北流。这是一首很有艺术特色的诗，而出现在七言绝句刚刚定型、开始成熟的初唐，尤其难能可贵。

与这首诗相映成趣的，是宋之问（字延清，约六五六——七一二）的一首《渡汉江》：

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在初唐诗坛上，宋之问与杜审言齐名。两人都在中宗神龙初年因交结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兄弟而获罪。宋之问被贬到了南方的泷州（今广东罗定）；这首诗应是他从泷州返回家乡时写的。对照之下，杜、宋两作在艺术手法、艺术风格上各有其独到之处。《渡湘江》诗，如前面所分析，是通篇以景物与悲思两相衬映，赖情景交织而成篇。《渡汉江》诗，则通篇只抒写情事，丝毫不借助于景物的烘托。诗的前两句“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只平铺直叙地写出了远在岭外、乡书久绝的事实。诗的后两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也不事渲染地表达了渡过汉江、行近乡里时的心情，而这一心情正来自前两句所叙说的那样一个事实。从内容看，这后两句所表的情与前两句所叙的事有其因果关系，是紧相承接的，但不是顺承，而是反接。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指出，这首诗“即老杜‘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意”。他又在《说诗晬语》中说：“少陵……有反接法。《述怀》篇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若云‘不见消息来’，平平语耳。此云‘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斗觉惊心动魄矣。”从沈德潜的这两则评语来看《渡汉江》诗，可以窥见其机杼，它也是以反接来显示波澜的。

这首诗的承转关换也在第三句。如果读到这句诗开头的“近

乡”二字时掩卷试猜下文，读者会以为下面要写的可能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描画的那种“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的情景，决想不到下面写的竟是“情更怯”，竟是见了从家乡来的人，连家乡的情况也“不敢问”。这乍看似似乎出乎情理之外，细想又确在情理之中。在通常情况下，旅人长期在外，远道归来，想到家乡已近，自应满怀喜悦，见了家乡来人，自会问长问短，只有这样，才是合情合理的。至于陶渊明的见征夫而问路，望故宇而奔驰，是因他不愿心为形役，弃官归来，在还乡的喜悦中更加上了得遂初服、“无官一身轻”的快慰。但宋之问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不幸谄附权贵，为清议所不齿，终于因此获罪，远贬偏州，又与家乡长期不通音问，他的精神上的重负是可以推知的。这次纵然从贬所归来，也不可能得到解脱。这两句诗中所表达的这种愈近家乡、愈觉胆怯的心理，应当包括无颜见家乡父老的羞愧感，包括家中情况不明，家人吉凶难卜的疑惧不安感，也包括身败名裂、前途渺茫的迷惘空虚感。其“情更怯”的心理因素是很复杂的；而对作者来说，在即将抵达乡里时产生这样的心理，又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也像一般还乡者那样一味欢欣，也像陶渊明那样轻松愉快，反而是不近情理的。据《新唐书·宋之问传》记载，他从泷州是“逃归”的；那么，这种“不敢问来人”的畏怯心情就更为复杂了。可以说，这首诗既直又曲，似浅实深。它是直书心事的，又是曲尽人情的；它的语言是浅出的，而笔触却是深入到内心的。

前面杜审言的《渡湘江》与这首宋之问的《渡汉江》，都是初唐绝句中的名篇。两作，诗题相似，都是渡江有感而作；但一写南去，一写北来，一写于前去贬所的道中，一写于贬所归来的路上。远去固可悲，归来也堪哀。从两诗，可见在封建时代，仕途风波之险，诗人愁思之多。当然，就杜审言与宋之问的获罪原因而言，特别就宋

之间的品格而言,是不值得同情的。但作品不必因人而废,在文学欣赏领域里是不妨就诗论诗的。

王勃的《山中》与《羁春》

绝句的起源可以远溯到六朝，甚至汉魏，但它却是进入唐代后才最后定型和大量出现的。就五言绝句与七言绝句分别来说，前者的成熟时间又比后者略早；而在前者成熟初期，首先应当提到的作者是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字子安，六五〇——六七六）。胡应麟在《诗薮》中谈到唐初五言绝时，曾称赞王勃的作品“已入妙境”。王士禛在《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中 also 说：“五言，初唐王勃独为擅场。”下面是他的一首题作《山中》的五绝：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王勃不幸只活到二十八岁，渡海溺死，在他的短短一生中，宦途坎坷，旅游四方。这首抒写旅愁归思的诗，大概是他被高宗废斥后在巴蜀作客期间写的。

诗的前半首是一联对句。诗人以“万里”对“长江”，是从地理概念上写远在异乡、归路迢迢的处境；以“将归”对“已滞”，是从时间概念上写客旅久滞、思归未归的状况。两句中的“悲”和“念”二字，则是用来点出因上述境况而产生的感慨和意愿。诗的后半首，即景点染，用眼前“高风晚”、“黄叶飞”的深秋景色，进一步烘托出

这个“悲”和“念”的心情。

首句“长江悲已滞”，在字面上也许应解释为因长期滞留在长江边而悲叹。可以参证的有他的《羁游饯别》诗中的“游子倦江干”，及《别人四首》之四中的“雾色笼江际”，“何为久留滞”诸句。但如果与下面“万里”句合看，可能诗人还想到长江万里、路途遥远而引起羁旅之悲。这首诗的题目是《山中》，也可能是诗人在山上望到长江而起兴，是以日夜滚滚东流的江水来对照自己长期滞留的旅况而产生悲思。与这句诗相似的有杜甫的“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成都府》），以及谢朓的名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这里，“长江”与“已滞”以及“大江”与“游子”、“客心”的关系，诗人自己可以有各种联想，也任读者作各种联想。这是一个在欣赏诗歌时常会碰到的问题。诗歌与散文不同，它的字句极其精炼，又要求写得空灵；因此，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在诗笔下不可能也不必要交代得一清二楚，有待读者去揣摩，而在一定范围内，理解可以因人而异。所谓“诗无达诂”的原因就在这里。

次句“万里念将归”，似出自宋玉《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句，而《九辩》的“送将归”，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解释为送别将归之人；一是解释为送别将尽之岁。至于这句诗里的“将归”，如果从前面提到的《羁游饯别》、《别人四首》以及《王子安文集》中另外一些客中送别的诗看，可以采前一解释；如果从本诗后半首的内容看，也可以取后一解释。但联系本句中的“念”字，则以解释为思归之念较好。也就是说，这句的“将归”和上句的“已滞”一样，都指望远怀乡之人，即诗人自己。这首诗在《唐人万首绝句》中就题作《思归》，可证。但另有一说，把上句的“已滞”看作在异乡的客子之“悲”，把这句的“将归”看作万里外的家人之“念”，似也可通。这又是一个“诗无达诂”的例子，读者不妨从各自欣赏角度作出取